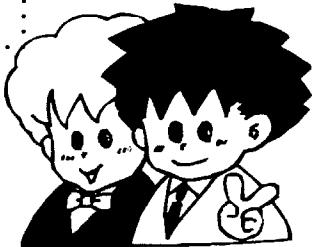


## 自由學校

陳瓊玲



如第二章所述，美國在1916年所出版的“尼爾的夏山學校”對美國二十世紀後半期的教育史而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本書所描述的“夏山（Summerhill）”是尼爾（A.S. Neill）在1921年於英國薩佛克（Suffolk）、雷斯特頓（Leiston）鎮上所創建的一所實驗性中小學寄宿學校。他根據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人本主義教育哲學為出發點，再以現代為背景，運用明確而且引人注目的方式來表達他的教育理念及具體的實踐。

尼爾曾寫到—我的指導原則是：孩子們是天生聰明及務實的，在沒有任何大人的意見左右下，任其發揮，那麼他們將能竭盡所能的發展。

尼爾也主張所謂快樂是“對生活滿足、幸福及意識平衡的一種內心感受”，而這就是生活及教育的目的。“自由”是達到

快樂的方法，因此，夏山學校的小孩，在教育及生活各方面幾乎享有完全的自由。他們可以自由的在各方面建立各自的界限，只要他們不危及自我健康、安全或影響他人的權利。

學校是相當自主的，學校裡所有的決定是依照自治會所決議的，會議裡所有的學生：包括大、小孩均有同等的權利及等值的投票權。學校的教學課程暨內容比傳統教育下的教學內容更加注重學生的需求，且教學的方法也更加豐富而多元；而藝術及工藝等術科亦相當重視。學生可以自由決定是否出席上課、是否要學習、是否要留在學校裡。

當情況有具備教育價值的可能時，“自由”甚至可以擴展到對學校公物的破壞。尼爾細述他曾接近一個向學校丟石頭的小孩，尼爾加入了他的活動而沒有訓誡

中文關鍵字：自由學校  
英文關鍵字：Free School



他，同時尼爾也詢問他到底怎麼了？為什麼生氣？在與這個孩子一對一的互動裏，尼爾不但幫助這個孩子解決了問題，同時也給自己上了“寶貴的一課”。

夏山學校助長了激進人文主義者對美國教育的批評，學校成為被攻擊的焦點。例如：**Hohn Holt**指控學校是造成令人困惑、無聊、貶抑及不公平的地方，將學校當成一個與世獨立並保留作為“學習”的地方，這樣的想法是錯誤及可笑的！孩子們想學習並擅長於學習，事實上他們隨時從遊戲、運動、談天及日常生活中學習。傳統制式的學校只會阻撓孩子們的自然學習，大人們應該使世界更容易被孩童親近而不是違背孩童意願的強逼他們上學，讓他們按照意願發展，解答他們的疑問，否則也應該停止這種不良的作法！**Ivan Illich**在其“Deschooling Society”一書中抨擊學校有許多錯誤的觀念：將世界區分為受教育和沒有受過教育兩類、必須在學校的指導下學習、學習及能力是使用等級與証書來證明、自學的人既沒有能力也不夠專業。

對主流教育強烈批評的聲浪導致了美國在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初期成立了數百家“另類的”小學校。有些學校，如由**Jonathan Kozol** (*Death at an Early Age*一書作者) 在麻州Roxbury所創立的

學校，是設在城鎮中心，其主要是提供給非裔美籍的孩童就讀。而其它大部份學校則設於郊區及鄉村的地區－有許多故意設在由白人、中產階級或受過良好教育而對主流文化不滿的高階層的人所建立的社區內。這種草根學校 (grassroots schools) 通常是由父母、教師、社區成員在極少的資金支持下成立的，學校小，獨立並且互相協力地運作著，具有包容性－不論學習能力、經濟狀況、品格行為或有其它問題的學生都被學校接受，學校生活的主題經常是容忍、關心環境及社會公平。

課程及教學法豐富而多樣化，大部份另類的學校採用先進的規範及常規，正如同Neill、Holt及其他激進主張的人一樣，他們強調自動自發及自主學習，並允許學生成長時間遊戲、自由玩耍及對自然環境和社區的研究探險，學術技能也會教但並不強迫孩童學習。他們所相信孩子們將會讀書及算數－當他們準備好要學習時！孩子們決定他們要學什麼，通常他們也會給予學生參與學校運作的意見，由於給了孩子們極大的自由，這種學校有時也稱為“自由學校”，由於是以社區為基礎，因此亦稱為“社區學校”。

到了1970年代末期，美國已有超過千所以上的另類學校，緬因州－一個少於百萬居民的州，那時至少有超過40所以上



的此類學校。

大部份這類的學校後來都消失了，財務困難、對教育目標及達成方式的不認同、美國社會中理想主義的式微等，皆是造成此類學校無法繼續的原因。但仍有些存活下來且更加活躍，美國現在約有350家自由學校仍在運作。每所學校的創立及運作均代表著一群特別的群眾或社區，他們所表達的一種教育自由理念。因此，當他們分享某些共同特性時，即顯出非常不同的特質。例如：在美國麻州法明罕市的“瑟谷學校”（*Sudbury Valley School*）是一所有將近兩百位學生的較大學校，他們不鼓勵父母參與，事實上父母親必須獲得許可才可以參觀學校。學生們可自由的選擇去上課或不去上課，並且是決定學校生活決策的完全參與者，幫助決定哪位教師可以繼續聘任。以下介紹具有共同教育理念與實踐及特殊表現之兩所學校：

## The School Around Us (Arundel, Maine)

The School Around Us (SAU) 學校，是由一些對社區生活有興趣的父母們以一種生態學的生活方式，及為了給他們的小孩一種新型教育，而在1970年，於美國緬因州的Arundel所創建的一所學校。

此校位於一處吸引人的地方，由西洋杉所建築，在一樓有廚房、餐廳及教室，二樓有間大的會議室。鄰近學校有一條仍在使用的鐵路，學校後面有一條河流及濃密的樹林，附近有一大片巨大的松樹林及數個被長期攀爬已略顯殘破的粗糙樹屋。

創校的父母中有兩位—Marylyn及Stacy Wentworth不但捐地給學校而且和其他父母及社區成員共同建造了學校。Wentworth家的五位小孩均在此校就讀並一路成功的完成了大學課程，他的女兒Leah回到母校當老師，Wentworth家族仍住在鄰近學校的農場上。Stacy Wentworth回憶早年的困境：一開始學校以木柴加熱，孩子們負責讓火苗不熄滅，後來決定買火爐，我們也開始了木炭事業。

由父母創立建造，SAU也由父母們經營，在學校的某些時期，父母們是自願的也是唯一的教師，甚至當雇有全職教師時期，父母親們亦扮演重要甚至主導學校生活的角色。事業、課程、教學方法是在會議中由所有大人與學校所作出的決定。Helen Thorgalsen她的兩個小孩也在此校，她曾說：在一些自由學校中，父母們並不太受歡迎。然而在此，我們是學校重要的一部份，我幾乎天天來並幫忙教學及其它的活動。

在SAU並沒有一套制式的課程，由

中文關鍵字：自由學校  
英文關鍵字：*Free School*



學生們決定他們想研習些什麼，教師們再教導或幫助孩子們進行他們自己的研究及做計劃。每星期一天，學生們自己授課，例如：教授爬樹或玩“神奇卡”。學生們可自由上課或不去，若他們決定不去上課，則必須尊重別人並利用時間做有建設性或值得做的事，學生們對學校生活亦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朝會是學校生活中的重要活動，大部份日子裏，主要是報告及團體合唱，但在  
我參觀的星期三那天，它是處理校務的正式會議。從五歲到十三歲約二十位小孩及六或七位大人在二樓大會議室中隨意形成一圈，有些小孩坐在地板上，有些坐在長板凳上，有些就趴在地上，有些較小的小孩就坐在大人或較大點孩子的膝上，氣氛很輕鬆、溫暖，很家庭化。

其中較大的一位女孩Audra當主席，她徵求議程事項並逐一寫在黑板上，她讀了封來自緬因州參議員William Cohen的信，感謝孩子們寫信給他，關心Amtrak服務計畫中的刪減項目；然後又讀了一封來自歌手兼作曲家Tom Lehrer的信，他允許班上較大的孩子在自製的資源回收影帶中使用他的一首歌。孩子們和老師一起討論了數項議題：在校內使用神奇卡、某些男孩常在樓下用桌子及毛毯圍成城堡進行私人聚會；與爬樹所涉及的危險等。

會議很順利且有秩序地進行，孩子們自信、清晰、毫不猶豫的向大人們表達不同的意見，有一位老師提議制訂一則爬樹的高度限制（一名女孩最近才因爬樹而跌落受傷），一個男孩簡單地回答：“那不是個好主意！”最後，決議是任何小孩不可爬至使人不安的高度。會議過後有小點心供應，然後大部份的孩童、老師及訪客聚集在草地上進行“晨間活動”－玩一種活潑的遊戲“Capture the Flag”。

午餐過後，含八至十歲孩童的三個混齡班中的第二班要上園藝課，上完課後，這群學生到鄰近Kennebunk的Tom's of Maine為他們的藝術作品舉辦展覽，自然護身產品公司的負責人Tom Chappell是SAU的創辦人之一。同時，學校裏較大的小孩正討論如何銷售他們自製的資源回收錄影帶；而較小的小孩正在上閱讀課。

閱讀課在廚房旁的小房間上課，六至入歲的七個小孩與老師圍著一張小矮桌。40歲左右的女老師告訴學生她將為他們讀一則故事，兩位男孩馬上起身到房子的閣樓上玩神奇卡，他們說“可從那兒聽課”，其他小孩繼續討論他們想聽哪一個故事，數分鐘後，他們決定了Doctor Seuss的書及在Goosebumps系列中名為Monster Blood II中的二個章節，然後老師謹慎地詢問每位小孩對此決定是否同意！

中文關鍵字：自由學校  
英文關鍵字：Free School



“Shanta你有意見嗎？” “覺得合適嗎 Devon？”諸如此類的一一詢問每位小孩。

就在放學前，這位老師站在一棵高大的松樹旁，對著樹上喊著：“Nicholas請你下來！”我向上望並在離地約二十英呎高的樹上看到一個人影。“不要，我很好！”樹上傳來答覆的聲音，“但你爬那麼高，我覺得很不安”，“但規定上說：只要我覺得適當即可，而且我覺得現在這樣很好！”談話就此結束。

稍晚，是打掃活動，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責任區——一天的活動就在晚自習後結束。

Claudia Berman加入SAU已16年，是SAU的老師，他的小孩也在SAU就讀，同時他曾經寫過一本有關SAU及SAU校史的書，書中記載著：父母將小孩送到這兒的原因很多，如成績差、操行不好、避免升學壓力、惡性競爭及被公立學校退學等。他們想讓孩子主動的學習，他們希望能掌控孩子的教育，他們喜愛學校周圍所形成的社區並願意分享學校的價值。

如果不了解這種教育方式背後所隱藏的理念，對父母來說也相當困擾，遲早這些父母們會說“我的小孩真正學到了些什麼？”他們必須了解孩子們正在學習基本技能，但是，是以孩子自己的速度在學，而且孩子正在學如何學習！此外，他們正

獲得自信及生活技能，這些技能將幫助孩子們在社會中立足：解決問題、做決定、化解衝突、建立共識及在社區裏生活。事實上，目前有一群父母要求我們要更加有組織，更加嚴格地加強學術工作，但過去我們也曾經歷過這種情況，這類的學校總是會經歷轉變、調適及危機，但總是能腳踏實地的脫離困境。

## The Free School ( Albany, New York )

The Free School位於Albany市中，是早期的教會學校建築，由三層及四層公寓式房子環繞而成，它是另一所歷經時代考驗仍存在的另類的學校。在1970年代創立，學校目前約有位從2至14歲的學生，共有三個混齡班及一個學齡前的孩童班，有些學生來自遠地的郊區但大部份來自鄰近地區。許多來自單親家庭，學費依據家庭所得高低來繳納，平均每月約為50至400美元。

每天早上，大部份的小孩及老師在朝會中聚集，他們唱歌、遊戲、分享新聞及做些體操、跳舞或其他活動作為一天的開始。然後各班回到教室或到活動場所，課程都很靈活，依照孩子們的意願，他們可以加入別班的活動或繼續自己有興趣的活



動。在自由學校中，會議是生活的中心，型式上它可聚集所有教師、工作人員及孩子們，並可由學校的任何一個人來召開，依據Rober's Rules of Order（會議程序標準規範），選一位學生當主席。會議明顯地分為兩個部份，其中之一（約25%）是討論學校政策，有人可能希望更改某些學校程序或規則，由學校所有成員－成人及孩童投票並採多數決議，這種會議是民主及自治的實際練習；剩餘的會議時間被用於幫助某人及解決問題或爭議。如Chris Mercogliano老師所言：在會議中，孩子們可學到如何運用社區資源去解決問題，及在許多方法中找出可解決爭議的辦法，生氣及打架並不是必要或唯一可解決爭議的方式。會議將進行到提案通過或爭議的問題完全化解為止。

如同學校的命名，自由學校裏的學生有極大的自由。

Mercogliano加以說明：我們盡可能給予孩子們選擇的自由，有時仍然必須要做些事，例如：當我們離開校園到鄉下去，這時必須取暖的木材卸下來，不論喜不喜歡，每個人都得工作。除此之外，只要不破壞東西或傷害到別人，孩子們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情，他們可以參加自己班上的工作或到別班去做，甚至自己做自己的。

在The Free School的學習完全是依據孩子們的興趣，學生們必然可以依志趣發展他們在一般制式學校中所能學到的相同學術技能。許多較大的孩子在社區中做實習醫師或見習的工作，去年有個女孩參與一家地方舞蹈公司的舞者工作，對舞者的生活有更深層的瞭解！而且，我們也做許多田野旅行。現在較大的孩子們正在存錢，想要在春末時到Puerto Rico去幫助貧窮的人們重建被暴風雨損壞的家園。

學校後的小院子是一個有斜坡路、步道及木製建築的堅固且充份運用有限空間的遊樂場，附近是一幢養著羊及雞的小穀倉。Mercogliano帶著一群小孩出去餵動物及查看一隻即將生產的羊，回途中他表示：

我們所做的是與眾不同的，我們真正地給孩子們空間去發展自己、去探索世界及瞭解自己。我們有些孩子來這裡只是因為所有其他類型的學校教育對他們都不合適；在孩子開始有進展以後，父母們卻開始恐慌，因為父母想要我們能更像一般的學校，最讓我傷心的是因此我們少了一個學生；即使在創校二十年後，當我知道本校對孩子是有幫助的，這種情況仍會讓我們的學生減少。我曾在多年以後接到一個孩子的來信，這孩子在我們學校曾經待了幾個月，信上說他在本校所獲得的經驗，



非常有意義！

The Free School由約二十位核心成員運作及提供財務支援，包括主要的創建人，現已七十多歲仍神采奕奕的 Mary Leue、Mercogliano和其他老師，以及在附近的一些學校的朋友，有些父母也是核心成員，但並非所有孩童的父母都必須成為核心成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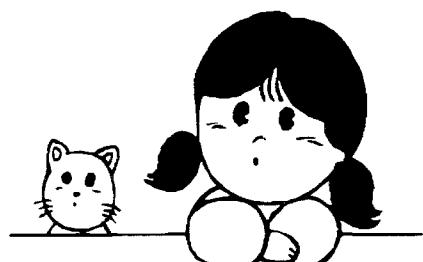
每星期三晚上，核心成員“團隊”集會，互相分享、關懷、見識及理念，並不只是校務，個人及社會問題也被廣泛的討論著。“這些年來，我們已發展出深厚的交情與承諾”，Leue說道：“雖然害怕承諾及枷鎖，但大部份的人還是加入了我們”！

The Free School有走出校園外的計劃，幾年來他們已發行一份另類的教育期刊（SKOLE），開了間自然食品合作社及名為家庭生活中心的一間助產與家庭健康中心。最近學校已開始出版名為家庭生活期刊的雜誌，它提供了如自我發展，日耳曼式（Reichan）療法及美國本土文化等之主題探討。核心成員亦捐款支援在紐約附近Grafton所建立的佛教安寧寶塔。

Lieu，一位活躍、坦率的女士眼中散發光芒的說：我們是激進主義者，我們想要追根究底。因此，我們很高興能在錢所建立的世界外生活及工作。只要你從政

府或他人身上獲得金錢援助，你就失去了自由。此刻我們想表達及反應我們認為合適的，我們不談空論，你必須將每個小孩當作獨一無二的個體，將每種情況均視為新的情境來做反應。我們承襲夏山的精神，卻不模仿它。本校並無任何秘訣，我們只有一個執著的信念：我們決不因任何理由放棄任何一位小孩。

（本文作者為台北市立師院附小實習教師）



中文關鍵字：自由學校  
英文關鍵字：Free School

